

《天下篇》辩者命题研究

张荣明

摘要:《庄子·天下》所载辩者命题可归纳为两类:第一类命题,揭示了墨家唯实逻辑的根本缺陷,即概念内涵开放,无法最终定义;第二类命题,表达了名家唯名逻辑的主张,强调“名”的唯一性,“名”与“名”之间互不相涉,并对复名和极限名词作了探索,提出了定性推理命题和定量推理命题。揭示墨家逻辑缺陷,确立名家逻辑,此乃辩者命题之根本宗旨。

关键词:名家;惠施;公孙龙;辩者命题

《庄子·天下》是形成于战国晚期的一篇重要学术史文献。该篇所言辩者有惠施、桓团、公孙龙,辩者命题有惠施“历物之意”10事和后期辩者21事。这31个命题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辩者的学术主张,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对于辩者命题和名家学说的性质,古代学者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主流的观点近乎全盘否定,斥之为诡辩或无用^①;有人肯定其说,认为人们莫得其解^②。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哲学史和逻辑史研究的兴起,学界对辩者命题作了深入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多数命题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学术宗旨何在,仍然聚讼纷纭,未有定说^③。

造成上述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缺乏理解辩者命题的知识背景。近代以来对辩者命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哲学的研究,即从特定的思维范式(如时间与空间、相对性与绝对性、静止与运动)出发,对辩者命题进行分析阐释^④。第二阶段,逻辑学的研究,即从西方传统逻辑范式(如概念、判断、推理)出发,对辩者命题进行分析阐述^⑤。第三阶段,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即借鉴西方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探索辩者命题的内涵和意义^⑥。毫无疑问,上述三个阶段的研究均有意义,但均未能一以贯之地诠释辩者的全部命题。

收稿日期:2016-10-19

作者简介:张荣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

① 《庄子·天下》谓惠施“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荀子·非十二子》谓“好治怪说……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名家苛察缴绕……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汉书·艺文志》谓“名家者流……则苟钩鉤析乱而已”。

② 晋人鲁胜曰:“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晋书·隐逸传》,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34页)

③ 杨俊光指出:“关于各论题的具体含义、思想实质以及所属学派等等,异说纷纭,向无定论。”(杨俊光:《惠施公孙龙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

④ 这一方法伴随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兴起而出现,影响甚大,胡适、冯友兰为创始者,流行于哲学界。

⑤ 这一方法兴起稍晚,但切近名家学说实际,以金岳霖、温公颐为代表,流行于逻辑学界。

⑥ 这一方法近年兴起,比传统的逻辑学更进一步。有学者指出:“名家是以‘名’这种符号自身作为其重要研究对象,而不是以……‘实’为其主要研究对象。”(李先焜:《论先秦名家的符号学》,《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也有学者说:“从语言哲学的视角来解读‘辩者二十一事’,的确是一个不错的路径。先秦名家所从事的正是语言哲学,而且是理性的语言哲学。”(刘利民:《先秦“辩者二十一事”的语言哲学解读》,《哲学研究》2009年第9期)还有学者说:“公孙龙的‘白马论’是从事物的名称或者称谓的角度来立论的。”(郭桥、孔漫春:《诡辩抑或误解?——“白马非马”及其合理性论证》,《逻辑学研究》2015年第3期)

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成熟的学术都是一个自洽的体系,都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关于名家学术的特点,战国秦汉时期的学者已经作过重要提示。公孙牟是公孙龙的弟子,他说:“‘白马’非‘马’,形名离也。”^①“形名离”就是名实分离,语词与对象分离,专决于名。赵国的平原君对公孙龙学说的评判是“辞胜于理”^②,邹衍对公孙龙学说的批评是“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而辞正为下”^③,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名家弃实而执名,立场偏颇但有一定道理。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谓惠施、公孙龙一派为“名家”,切中肯綮。笔者以为,名家就是立足于名(名称、语汇)的学派,就是主张根据名称或语汇分析命题的逻辑学派。“名”是名家学术的出发点,并贯穿于名家学术始终。基于这一学术立场透视辩者命题,一通则百通,一解而百解。

一、惠施十题

1.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译:所谓“大一”,就是无限大、没有界外;所谓“小一”,就是无限小、没有界内。

解:此义甚明,学者已释^④。此立名家唯名逻辑,唯名逻辑基于名,而非基于实——“大一”“小一”无法在实体世界中确认。这一命题的蕴意是:极限空间名词的表述与定义。

2.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译:所谓“无厚”,就是没有体积,但面积无限大。

解:此义甚明,学者已释^⑤。此立名家唯名逻辑,基于名,而非实。这一命题的蕴意,同命题1。

3.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译:“天”与“地”这两个名词同样卑下,“山”与“泽”这两个名词相互平等。

解:此一命题,学者聚讼。有基于“道”的立场作解者^⑥,有基于相对主义立场作解者^⑦。辩者之学既非道学,也非相对主义哲学,而是名学——唯名逻辑。在名家这里,名称犹如符号,仅仅具有代号意义。当陈述“‘山’与‘泽’平”的时候,相当于说X与Y地位平等;但绝不是说,巅峰与川流在相同的高度。此立名家唯名逻辑,亦破墨家唯实逻辑。这一命题的蕴意是:名学的立足点在名(名称、语汇),而不在实(对象实体)。

4.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译:“太阳”,既在正空、也在地平线;“万物”,既处于生的状态、也处于死的状态。

① 《列子·仲尼》,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2页。

② 《孔丛子·公孙龙第十二》,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5页。

③ 《史记·平原君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70页。

④ 冯友兰谓:“依逻辑推之,则必‘无外’者,方可谓至大;‘无内’者,方可谓之至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孙中原说:“惠施把最大的没有外边,叫做大一。最小的没有内边,叫做小一。”(孙中原:《中国逻辑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⑤ 冯友兰谓:“无厚者,薄之至也。薄之至极,至于无厚,如几何学所谓‘面’。无厚者不可有体积。然可有面积,故可‘其大千里’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第116页)孙中原说:“没有厚度,没有体积,但有广度,可绵延扩展至千里那样大。”(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第80-81页)

⑥ 成玄英疏:“今以道观之,则山、泽均平,天地一致矣。”(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03页)

⑦ 冯友兰谓:“因其所高而高之,则万物莫不高;因其所低而低之,则万物莫不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第117页)孙中原说:“天和地一样高,山和水一样平。这是讲空间高低差别的相对性。”(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第81页)

解:此一命题,学者聚讼。有从日与影的运动作解者^①,有从不同认知主体立场的差异作解者^②。此立名家唯名逻辑。“方”,正在。万物存在于时空之中,此乃基于唯实逻辑。辩者基于名,说“日”既在这里也在那里,“物”既是生也是死,如同说X既在这里也在那里、Y既是生也是死。显然,名被抽象地符号化了。这一命题的蕴意是:名学拒绝讨论时空问题。

5.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译:墨家逻辑与名家逻辑有别,这是小同小异;在墨家逻辑中概念内涵之间交涉,而在名家逻辑中一切名称皆异,这是大同大异。

解:此一命题,学者聚讼。有从世界运动与人类认知作解者^③,有从生命各异、生死不异作解者^④,有从相对主义作解者^⑤,有从现代符号逻辑集合论思考者^⑥。解释甚多,不胜枚举。这一命题,殊为难解。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关于墨名二学的宏观评判。墨家注重指物关系,名家注重名实关系。指物关系与名实关系之间有同异,这是“小同异”;在墨家逻辑中^⑦,概念之间内涵交织(“‘马’有卵”“‘卵’有毛”,详后),在名家逻辑中,凡名皆异(“‘狗’非‘犬’”,详后),这是“大同异”。名墨两家学术,于此豁然两畔。

6. “南方”,有穷而无穷。

译:“南方”,既有极点,也无极点。

解:前贤有从“无穷”作解者^⑧,有从“至大无外”作解者^⑨,有融合名墨两家之说作解者^⑩。此破墨家逻辑。如无极点,“南方”这一概念无法表述^⑪;如有极点,“南方”这一概念就会失效——因为它还会成为极点之南某处的北方。例:北京人说:“南方就是南京方向。”辩者质疑:“我在杭州,南京不是南方!”北京人纠正:“南方就是海南岛方向。”辩者又质疑:“我在澳洲,海南岛还在我的北方!”如此而无穷。这一命题的蕴意是:任何概念的定义都有相对性,墨家逻辑并非严谨的学术体系。

7. “今日适越”,而“昔来”。

译:“今天去越国”,相当于说“过去来〔越国〕”。

- ① 李曰:“谓日方中而景已复戾,谓景方戾而光已复没……凡中戾之与升没,若转枢循环。”(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4页下)冯友兰谓:“天地万物,无时不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第117页)孙中原说:“惠施和其他辩者当时讨论的许多命题都涉及到了如何在概念和判断中表达运动的问题。”(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第82-83页)杨俊光说:“这样描述的,正好就是运动的矛盾性。”(杨俊光:《惠施公孙龙评传》,第54页)
- ② 成玄英疏:“居西者呼为中,处东者呼为侧,则无中侧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104页)
- ③ 陆德明谓:“同体异分,故曰小同异。死生祸福,寒暑昼夜,动静变化,众辨莫同,异之至也。众异同于一物,同之至也。”(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4页下)
- ④ 成玄英疏:“死生交谢,寒暑递迁,形性不同,体理无异,此大同异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104页)
- ⑤ 冯友兰谓:“天下之物,若谓其同,则皆有相同之处,谓万物毕同可也;若谓其异,则皆有相异之处,谓万物毕异可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第117页)
- ⑥ 孙中原谓:“从集合论的观点看,万物可以看成一个大集合——‘万物一体’。而宇宙中的每一个事物,都是这一集合中的元素。其元素的数量是不胜枚举的。就万物这个集合来说,我们是把它考虑成一个单一的整体。”(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第85页)
- ⑦ 墨家逻辑的特点,是以实践经验为前提,形成了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体系。《墨子》中的《经》《经说》《大取》《小取》,是墨家逻辑的集中展现。
- ⑧ 李曰:“四方无穷,故无四方上下,皆不能处其穷、会有穷耳。”(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4页下)成玄英疏:“知四方无穷,会有物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104页)
- ⑨ 冯友兰谓:“若从‘至大无外’之观点观之,则南方之无穷,实有穷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第117页)
- ⑩ 孙中原说:“从惠施‘大一’、‘万物毕同’和‘天地一体’的观点看,世界是无限大的……在这个无限大的空间中,无论在长、宽、高这三维的哪一个方向上,都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墨经》的‘盈’和‘尽’的说法,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钥匙……尽即穷尽,也就是有穷。”(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第85-86页)
- ⑪ 《辞海》“南”字条:“方位名。与‘北’相对。”“北”字条:“方位名。与‘南’相对。”显然,这是有前提性的定义,属于循环论证。

解:此一命题,一些学者从时空相对性角度作解^①,非。此立名家唯名逻辑。此句有省略,完整的原文应该是:“今日适越”而“昔日来越”。这是一组相反的判断,前后通约,则为:“今适”——“昔来”。“今”与“昔”、“适”与“来”是相反相成、彼此对应的词语。这一命题的蕴意是:在一组对应的判断中,时间相反则行为相反;反之亦然——否则会陷入逻辑矛盾。这是定性推理命题。

8.“连环”,可解也。

译:“连环”这一概念,自我消解。

解:此一命题,学者聚讼。有以形灭为连者^②,有以空贯为连者^③,有以存亡为连者^④,有存疑者^⑤。此破墨家逻辑。“环”这一概念,表示完全闭锁的圈形;“连”这一概念,表示两个原本并非一体的东西结为一体。说两个各自闭锁的环套在一起,这自相矛盾,故“连环”作为一个集合概念自我矛盾,自我消解。这一命题的蕴意是:在墨家的集合概念中,相互冲突的要素导致该集合概念失效。

9.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

译:我知道:“天下的中央”,在燕国之北、越国之南。

解:有自无穷大视燕越为无穷小者^⑥,有从自我中心作解者^⑦,皆属揣测。此破墨家逻辑。“中央”这一概念,表示一个平面的中心点,它以明确的边界为前提条件;“天下”这一概念,无明确边界。可见,“天下之中央”这一集合概念自相矛盾,语义不清。这正是名家抛弃墨家而另起炉灶的原因之一。这一命题的蕴意,同命题8。

10.“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译:“泛爱万物”,天地万物对我来说便无亲疏之别。

解:前贤聚讼,莫定一是。有以泯灭物我之别作解者^⑧,有基于相对主义作解者^⑨,有基于情感作解者^⑩。此破墨家逻辑。“泛”这一概念,表示普遍的、没有差别的;“爱”这一概念,表示情感对象有亲疏之别。“泛爱”表示没有差别同时又有差别之爱——自相矛盾,失效之语。“泛爱”无爱,若墨家“兼爱”是也。这一命题的蕴意,同命题8、命题9。

① 成玄英谓:“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有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岂有今哉!既其无昔无今,故曰‘今日适越而昔来’可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104-1105页)金岳霖说:“此条亦或系指出所谓去来之为相对的……此条之意,似系指出所谓今昔之为相对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第117页注)

② 司马谓:“夫物尽于形,形尽之外,则非物也。连环所贯,贯于无环,非贯于环也。若两环不相贯,则虽连环,故可解也。”(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4页下-405页上)

③ 成玄英疏:“夫环之相贯,贯于空处,不贯于环也。是以两环贯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转,故可解者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105页)

④ 冯友兰曰:“‘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连环方成方毁;现为连环,忽焉而已非连环矣。故曰‘连环可解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第118页)

⑤ 杨俊光说:“惠施根据什么而认为连环是可解的,由于文献不足,很难得其确解。”(杨俊光:《惠施公孙龙评传》,第60页)

⑥ 司马曰:“燕之去越有数,而南北之远无穷,由无穷观有数,则燕、越之间未始有分也。天下无方,故所在为中;循环无端,故所行为始也。”(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5页上)孙中原说:“从惠施大一即宇宙空间无限大的思想中能必然引申出宇宙中心的相对性的观点。”(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第91页)

⑦ 成玄英疏:“夫燕、越二邦,相去迢递,人情封执,各是其方。故燕北、越南,可为天中者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105页)

⑧ 成玄英疏:“万物与我为一,故泛爱之;二仪与我并生,故同体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105页)

⑨ 冯友兰谓:“‘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自万物之同者而观之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第118页)张岱年曰:“一切毕同,莫不有其统一,故可以说是一体。”(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页)

⑩ 孙中原谓:“大本身即整个宇宙是一个伟大的和谐的整体。所以要无差别地爱万物。这比墨氏‘兼爱’的范围更广,于人之外还要及于物。这反映了惠施热爱大自然的胸怀。”(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第92页)

二、后期辩者二十一题

11.“卵”有毛。

译:“卵”概念的内涵中有毛的因素。

解:此一命题,解说不一。有以佛道空观作解者^①,有以禽鸟之卵包含羽毛因素作解者^②。此破墨家逻辑。卵作为实体没有毛,但“卵”这一概念中包含“毛”的因素。比如,“卵”可定义为:球状的、外面是一层薄壳、里面是一层蛋清、内核是蛋黄、可孵化成带羽毛的鸡、或带甲的龟、或带鳞的蛇的有机体^③。请看:“卵”的概念中有毛否!当然辩者还可以说:“‘卵’有鳞。”由此可见,“卵”的定义中是否包含“毛”的因素,取决于人们所下定义的广度和深度。名家这里揭示的道理是,墨家唯实逻辑对概念的定义不周延。《公孙龙子·指物论》所谓“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涉及此义。这一命题的蕴意是:概念内涵是开放的、无限的,因而墨家的概念定义方法不严谨^④。

12.“鸡足”三。(原作“鸡三足”)

译:“鸡足”这一名词有三个量化元素。

解:原作“鸡三足”。前贤之说纷纭,不赘。这应该是一个讹误的命题,无解。《公孙龙子·通变论》:“谓鸡足,一;数足,二。二而一,故三。……牛羊足五,鸡足三。”可知:公孙龙的命题是“鸡足三”,而非“鸡三足”。“谓”表示称谓、命名,《墨子·经说上》:“所以谓,名也。”“鸡足”这一名词包含三个元素:称谓元素1个,数量元素2个。由于共3个元素,故谓“‘鸡足’三”。《通变论》说“‘牛羊足’五”,同义。此立名家唯名逻辑。这一命题表明:名词的定量,乃称谓与对象数量之和^⑤。

13.“郢”有天下。

译:“郢”概念中有天下的因素。

解:此一命题,学者见解不一。有从以小喻大角度作解者^⑥,有从“部分与全体的同一性”作解者^⑦,有以王天下为解者^⑧。此破墨家逻辑。基于墨家逻辑,郢是楚国都城,天下虽无明确边界,但肯定大于郢,郢是天下的一部分,即“天下有郢”。表面上,辩者反其道而言之;实质上,这一命题与“‘卵’有毛”同例。“郢”可定义为:楚国的国都,位于中原地区南部,中原位于天下的中央……这一命题的蕴意,同命题11。

① 成玄英疏:“有无二名,咸归虚寂,俗情执见,谓卵无毛,名谓既空,有毛可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106页)

② 司马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鸡伏鹄卵,卵不为鸡,则生类于鹄也。”(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5页上)冯友兰曰:“鸟类之毛谓之羽;兽类之毛谓之毛。今曰‘卵有毛’,是卵可以出有毛之物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第127页)杨俊光说:“鸿雁的毛就称‘鸿毛’,可见卵生亦可称毛……卵中已经包含有成毛的可能性。”(杨俊光:《惠施公孙龙评传》,第252页)

③ 今人对卵的定义:“特指动物的蛋。”(《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2页)蛋的定义:“鸟类或龟、蛇类的卵。”(《辞海》,第1807页),《辞源》所释同。卵、蛋互释,循环论证,丝毫不及概念内涵,与墨家定义之法不同。

④ 关于墨家的概念定义方法,参阅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五章第五节墨辩“概念论”的阐述。温先生指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密切结合着的,它是整个概念的不可缺的元素。内涵表示概念的质,外延表示概念的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他还指出,荀子所说的“大别名”“是外延最小、内涵最多的概念”(第281页)。

⑤ 理解这一命题可有两种不同的学术视角。一种是基于墨家逻辑,断言这一命题谬误。学者们通常认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可相加,这样做是逻辑混乱,是诡辩。另一种是基于名家逻辑,探索其学术动向或意图。基于后者的立场,似乎可以说,名家逻辑是一种更加形式化、量化的逻辑,“‘鸡足’三”“‘牛羊足’五”反映了词语定量化的努力。如果这一努力与现代符号逻辑有相似之处,它就具有意义;否则,就是一种失败的尝试。

⑥ 李曰:“若各指其所有而言其未足,虽郢方千里,亦可有天下也。”(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5页上)成玄英疏:“夫物之所居,皆有四方,是以燕北越南,可谓天中,故楚都于郢,地方千里,何妨即天下者耶!”(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107页)

⑦ 杨俊光:《惠施公孙龙评传》,第253-254页。

⑧ 孙中原曰:“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说郢有天下。如楚称王,则郢有天下。”(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第96页)

14.“犬”可以为“羊”。

译:“犬”这一名称原本可以作为“羊”的名称。

解:此一命题,前贤言之凿凿^①。此立名家唯名逻辑。这一命题的蕴意是:名称是一个语言符号,乃特定人群所赋予。请注意:辩者视名称为语言符号已露端倪。

15.“马”有卵。

译:“马”的概念中包含卵的因素。

解:有基于佛家空观作解者^②,有基于道家之道作解者^③,有基于现代进化论作解者^④。此破墨家逻辑。马未必有卵,但“马”的概念中包含卵的因素。辩者或许认为墨家不得不这样给“马”下定义:面长、耳小直立、雄性有二卵……的陆地动物。这一命题的蕴意,同命题11。

16.“丁子”有尾。

译:“丁子”的概念中包含尾的因素。

解:前贤多释“丁子”为虾蟆,虾蟆幼者为蝌蚪,而蝌蚪有尾^⑤。这是典型的墨家思路。其实,“丁子”乃甲乙丙丁、子丑寅卯之随意组合,表示任意一个概念,“尾”当然表示尾巴,但也可以表示任何其他东西。此破墨家逻辑。这一命题的蕴意与“‘卵’有毛”“‘郢’有天下”“‘马’有卵”等相同,但更极端,把人们的思维引入绝路,进而从根本上反思墨家的学术理路。

17.“火”不“热”。

译:“火”这一词语与“热”这一词语无关。

解:前贤之说种种,皆入于实^⑥。此立名家逻辑。辩者命题常见两种句式:一种是肯定式,若“‘卵’有毛”“‘马’有卵”“‘丁子’有尾”,用来攻击墨家逻辑中概念定义的缺陷;另一种是否定式,若“‘火’不‘热’”,以及后文的“‘目’不‘见’”“‘矩’不‘方’”等,用以阐明名家逻辑。前者强调不同概念的内涵之“同”,后者强调同类词语之“异”^⑦。墨家说“火”有“热”的属性^⑧,辩者反其道而行之,何意?在这里,名家强调“火”与“热”是两个不同的词语,彼此互不包摄^⑨。这一命题的蕴意是:名不同,则不同。名是名家学术的根本依据,名具有符号属性。

① 司马曰:“名以名物,而非物也;犬羊之名,非犬羊也。”(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5页上)成玄英疏:“名实不定,可呼犬为羊。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周人谓鼠未腊者亦曰‘璞’。故形在于物,名在于人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107页)宣颖曰:“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为羊,则为羊矣。”(王先谦:《庄子集解》,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23页)孙中原说:“这说的是最初约定名称时的人为性。”(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第97页)

② 李曰:“形之所托,名之所寄,皆假耳,非真也。故犬羊无定名,胎卵无定形,故鸟可以有胎,马可以有卵也。”(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5页上)

③ 成玄英疏:“夫胎卵湿化,人情分别,以道观者,未始不同。”(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107页)

④ 孙中原谓:“胎生动物包含卵生动物的要素,高级的事物包含着某种低级事物的因素。”(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第97页)

⑤ 成玄英疏:“楚人呼虾蟆为丁子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107页)虾蟆幼者为蝌蚪,而蝌蚪有尾,后世学者因释丁子有尾。名家唯名,纵然丁子是虾蟆,虾蟆由蝌蚪演化而生,这也绝非名家之学术思路。

⑥ 或曰:“有处火之鸟,火生之虫,则火不热也。”(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5页上)成玄英疏:“火加体而热发于人,人热火不热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108页)冯友兰说:“若从形上学方面立论,则火之共相为火,热之共相为热。二者绝对非一……若从知识论方面立论,则可谓火之热乃吾人之感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第128页)

⑦ 冯友兰先生已经窥见其中端倪。他将后期辩者命题分为两组,一组为“合同异”,即把不同之物合在一起(多肯定句式);一组为“离坚白”,即把不同之物分离开(多否定句式)(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第126-129页)。

⑧ 《墨子·经说下》:“谓火热也,非以火之热我有。若视日。”(孙诒让:《墨子闲诂》,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4页。按:原文有误,已订正)

⑨ 基于现代符号逻辑的立场,莱布尼茨认为,对于“炉子是热的”这一命题,我们无法从“炉子”这一主语中分析出它是热的,因为“炉子”这一主语并未包含“热的”这一谓语。名家与莱氏,时隔千年,地隔万里,同举一例,为巧合乎!

18.“山”出口。

译:“山”这一名称出于人类之口。

解:此一命题,前贤已释^①。此立名家逻辑。名称出于人类之口,人类赋予万物名称。“山”乃物名之一,没有人类,就没有“山”这一称呼,所以说“‘山’出口”。墨家说“声出口”,名家说“山出口”,似同而异。这一命题与“‘犬’可以为‘羊’”蕴意相近:名称乃人类所赋予。

19.“轮”不“碾地”。

译:“轮”这一词语与“碾地”这一词语无关。

解:前贤所释种种,皆入于实^②。此立名家唯名逻辑。车轮碾地与火是热的一样,均属墨家逻辑。反之,“‘轮’不‘碾地’”与“‘火’不‘热’”一样,说的是名与名(语汇与语汇)之间的关系,排斥墨家逻辑。这一命题的蕴意,同命题17。

20.“目”不“见”。

译:“眼睛”这一词语与“看见”这一词语无关。

解:有人说光线是眼睛见物的条件^③,有人据《公孙龙子·坚白论》认为见物依赖于光线、眼睛和神经的所用^④。此立名家逻辑。“‘目’不‘见’”与“‘火’不‘热’”“‘轮’不‘碾地’”等命题类似,均强调词语的独立性。这一命题的蕴意,同命题17、命题19。

21.指不至,至不绝。

译:概念无法完全涵盖所指称的对象,即便我们认为完全涵盖了,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涵盖。

解:王先谦谓:“有所指则有所遗,故曰‘指不至’。”^⑤孙中原说:“以手指指物,或以抽象概念表达事物,总有达不到的地方,总有所遗漏。”^⑥均是。此破墨家逻辑。指,今作旨^⑦,即概念。《公孙龙子·指物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意思是:人们所说某物不过是人们关于该物的概念,而人们使用的概念并不等于所指的对象物。《指物论》乃此命题之根源。在唯实逻辑中,人们对概念的定义仅仅包含对特定时空的人群来说重要的内涵,却遗漏了更多的内涵。比如“木”的定义,周代《尚书·洪范》的定义是“曲直”,东汉许慎《说文》的定义是“冒地而生”,现代《辞源》的定义是“木本植物的通称”^⑧,其说各不相同,均有遗漏。所谓“指不至”,正是此义。这一命题的蕴意是:旨不等于所指之物,概念内涵永远无法完全涵盖所指称的对象。这是墨家逻辑的根本缺陷所在。

① 《墨子·经说上》:“声出口,俱有名,若姓字。”(孙诒让:《墨子闲诂》,第316页。文字有订正)成玄英说:“山本无名,山名出自人口。”(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108页)

② 司马曰:“地平轮圆,则轮之所行者迹也。”(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5页上)成玄英疏:“夫车之运动,轮转不停,前迹已过,后迹未至,除却前后,更无碾时。是以轮虽运行,竟不碾地。”(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108页)冯友兰说:“‘轮不碾地’者,轮之所碾者,地之一小部分耳。地之一部分非地,犹之白马非马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第128页)孙中原说:“轮在行进过程中既碾地又不碾地,这是全面的说法。”(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第99页)

③ 司马曰:“目不夜见,非暗;昼见,非明。有假也,所以见者,明也。”(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5页上)

④ 冯友兰说:“吾人之能有见,须有目及光及神经作用。有此三者,吾人方能有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第128页)《公孙龙子·坚白论》曰:“且犹白,以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王琯:《公孙龙子悬解》,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5页)大意是:比如看见白色,以眼睛和光线为条件,仅仅火或眼睛这二者之一不能看见,然而眼睛和光一起也不能见到白色,而是眼神见到白色,我们又不知道眼神在哪里,因而见物的因素支离破碎。公孙龙之说乃冯氏之说的依据。

⑤ 王先谦:《庄子集解》,第223页。

⑥ 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第100页。

⑦ 众所周知,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指》,讨论了儒、法、道、墨、阴阳、名六家的学术宗旨,战国秦汉时期以“指”代“旨”常见。

⑧ 《辞源》(合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07页。

22. 龟长于蛇。

译:龟[的寿命]比蛇长。

解:司马曰:“蛇形虽长而命不久,龟形虽短而命甚长。”^①甚是。此破墨家逻辑。蛇比龟长,此乃习以为常的、基于形体的比较,却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比较。若从生命周期着眼,则龟的生命周期比蛇的生命周期长,故曰“龟长于蛇”。这不是脑筋急转弯,而是提示人们概念内涵的多重性,以及概念之间相互比较的多重性。这一命题的蕴意,同命题11、命题13、命题15。

23. “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

译:“矩”这一名词不等于“方”这一名词,“规”这一词语与“为圆”这一词语无关。

解:司马曰:“矩虽为方而非方,规虽为圆而非圆,譬绳为直而非直也。”^②此解似是而非。“矩”是方形的、画方的工具,“方”是四边、四角相等的形状——工具当然不等于形状。规与画圆的关系同理。不过请注意:这仍然是墨家逻辑的思路,故吾谓司马之说非。此立名家逻辑。名家唯名——名不同,则不同。这一命题与“‘火’不‘热’”“‘轮’不‘碾地’”“‘目’不‘见’”相类,其蕴意同命题17。

24. “凿”不“围桡”。

译:“凿”这一词语与“围桡”这一词语无关。

解:“凿”,卯眼;“桡”樨头,“围桡”,包住樨头。司马氏、成玄英、冯友兰、孙中原等学者皆从实际作解,不合名家之意。此立名家逻辑。这里阐明的不是卯眼能否围住樨头,而是“卯眼”这一词语与“围住樨头”这一词语没有关系,二者各自独立。这一命题的蕴意,同命题17、命题20。

25. “飞鸟之影”,未尝动也。

译:“飞鸟的影子”这一语汇,表示既动也不动。

解:有学者以电影原理解,有学者用运动的间断性诠释^③。此破墨家唯实逻辑。鸟影,名词;飞,动词。“飞鸟之影”是由动词和名词构成的复合词语,包含动与不动两种矛盾因素。未,没有;尝,曾经。“未尝”,两可之辞^④,表示既否定又肯定。参见命题26。“‘飞鸟之影’,未尝动也”,既不等于“‘飞鸟之影’,动也”,也不等于“‘飞鸟之影’,不动也”,而是包含动与不动两种因素。这虽符合生活经验,却不符合名家的二值逻辑,因此被否定。这一命题的蕴意是:由动和止两种矛盾因素构成的复合词语,包含动和止双重属性。进一步说,由相互矛盾的词素构成的复合词语,包含否定和肯定两重属性。

26. “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

译:“箭头疾飞”这一复合词语,表示既静止、又运动的状态。

解:前贤所释种种,不罗列。要之,名学不是物理学,而是唯名逻辑。“镞矢之疾”与上条“飞鸟之影”,均为自矛盾型词语,但结构不同:“镞矢之疾”的结构为“名词+动词”,“飞鸟之影”的结构为“动词+名词”。“不行”“不止”与上例“未尝”类似,均为两可之辞。这一命题的蕴意,同命题25,但相互比较可知:由相互矛盾的词素构成的词语,包含否定和肯定双重意义,而与词语的结构无关。

① 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5页下。

② 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5页下。

③ 胡适说:“影处处改换,后影已非前影。前影虽看不见,其实只在原处。若用照相快镜一步一步的照下来,便知前影与后影都不曾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241页)孙中原说这一命题“表达的是运动的间断性(每一瞬间在一个地方)”(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第102页)。

④ 晋人鲁胜说:“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晋书·隐逸传》,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34页)

27.“狗”非“犬”。

译:“狗”这个名称不应等于“犬”这个名称。

解:司马曰:“狗、犬同实异名。名实合,则彼所谓狗,此所谓犬也;名实离,则彼所谓狗,异于犬也。”成玄英疏同^①。此二说略近名家之意。名家唯名:狗与犬,发音不同,字形亦异。若今吾谓“dog非犬”,义更了然。这一命题与“‘火’不‘热’”“‘目’不‘见’”“‘矩’不‘方’”相仿,但更极端、更典型。其蕴意是:名家之学既是字形逻辑,也是字音逻辑。

28.“黄马骊牛”三。

译:“黄马骊牛”这一复名(集合名词)包含黄马、骊牛、黄马骊牛三个量化元素。

解:三者何?前贤解说不一^②。参照《通变论》“‘鸡足’三”“‘牛羊足’五”之例,可知这涉及到词语的量化;又知名家量化词语的规则是:称谓+外延数量。准此,“黄马骊牛”的称谓是1个,“黄马骊牛”的外延是2个(黄马、骊牛),故“黄马骊牛”这一复名包含三个量化元素。这一命题的蕴意是:复名的量化元素是称谓与外延数量之和。

29.“白狗”黑。

译:“白狗”这一概念包含黑色。

解:古今学者皆从白狗这一实物对象入手,圆融其说^③,与名家之旨相去甚远。此破墨家逻辑。所谓“‘白狗’黑”,是说“白狗”这一概念包含黑的因素。例如,白狗的定义:皮毛白色、眼睛黑色的犬科动物。辩者同样可以说“‘黑狗’白”,因为黑狗的眼球、牙齿是白色的。这一命题与“‘卵’有毛”“‘马’有卵”“‘丁子’有尾”等命题相类,蕴意亦同。

30.“孤驹”,未尝有母。

译:“孤驹”这一复名,表示此驹既有母亲又无母亲。

解:古今学者落于实际^④,不合名家学理。“未尝”,两可之辞,既否定又肯定,说见命题25“‘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孤”者无母,“驹”必有母,“孤驹”是矛盾型复名,与“飞鸟之影”“镞矢之疾”类同,蕴意亦同。

31.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译:一尺长的捶,每天从中截断,永远截不完。

解:冯友兰说:“此谓物质可无限分割……然此分割只能对思想中之捶,于思想中行之。”孙中原说:“每日将其一分为二,永无分完之时。”杨俊光曰:“一尺长的棍子,每天取去它的一半,永远也取不完。”^⑤甚确。需要申明的是,这是唯名逻辑而非唯实逻辑,故墨家反对此说。这一命题表明,辩者命题包含定量推理。

三、小 结

上述辩者31题,概括说来可分为两大类。

① 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5页下;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110页。

② 司马曰:“曰牛、曰马、曰牛马,形之三也;曰黄、曰骊、曰黄骊,色之三也;曰黄马、曰骊牛、曰黄马骊牛,形与色为三也。”(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5页下)

③ 司马曰:“白狗黑目,亦可为黑狗。”(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5页下)孙中原说:“白狗的眼睛黑,可以说白狗黑。这里推理的前提是正确的,而推理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第104页)

④ 李曰:“驹生有母,孤则无母,孤称立则母名去也。”(陆德明:《经典释文》,第405页下)孙中原说:“正确命题是:‘孤驹曾经有母而现在无母。’”“这是混淆时间模态所导致的诡辩。”(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第105页)

⑤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第129页;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第105页;杨俊光:《惠施公孙龙评传》,第268页。

第一大类,指出墨家逻辑之根本弊端,这有种种表现。其一,墨家逻辑概念内涵开放,边界不清,一概念与他概念之间交织蔓衍,例如命题11、命题13、命题15、命题16、命题21、命题22、命题29。其二,概念的定义具相对性,有的甚至自相矛盾,例如命题6、命题8、命题9、命题10。其三,揭示了矛盾性复名的缺陷,指出由相互矛盾的词素构成的复名包含否定与肯定两重属性,例如命题25、命题26、命题30。

第二大类,立名家唯名逻辑。其一,指出名乃人类所赋予,而非对象所固有,例如命题14、命题18。其二,立足于名,而非墨家逻辑立足于实,强调名与名之间应无任何联系,例如命题3、命题4、命题17、命题19、命题20、命题23、命题24、命题27。其三,讨论了极限空间名词的表达,例如命题1、命题2。其四,对可数名词的定量作了讨论,例如命题12、命题28。其五,提出了定性推理命题,例如命题7。其六,提出了定量推理命题,具有现代符号逻辑因素,例如命题31。

综上所述,在看似荒诞的先秦辩者命题背后,隐含着一个重要的逻辑体系,它指出了墨家唯实逻辑的缺陷,并以此为起点构建起唯名逻辑。唯名逻辑立足于名,名具有符号的性质,名与名之间的关系具有符号逻辑的因素。只有立足于符号逻辑,才有可能系统地理解辩者的全部命题。

A Study of the Sophistic Statements in *Chuang Tzu: The World*

Zhang Rongming

Abstract: *Chuang Tzu: The World* features some Sophistic statements that are considered either as sophistry or as philosophy.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se statement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reveals the fundamental flaw of Mohist school's emphasis on logic only. As a result, the concepts normally have open connotations that are undefinable ultimately. The second category has its focus on name, focusing on the uniqueness of name and the separateness between names. It examines definite nouns and combined names that are made of piling nouns, and theorizes qualitative reasoning proposition and quantitative reasoning proposition. The essence of Sophistic statement is to reveal the logical flaw of the Mohists, and to establish the logic of the Logicians.

Key Words: Logician; Hui Shi; Gongsun Long; Sophistic Statements

【责任编辑:宁 泊】